

加布里埃拉

加布里埃拉

47.86

52-03

0616101



10009506



徐曾惠 蔡华文 金二青译
闵 明 申宝楼校



Jorge Amado

GABRIELA, CLAVEL Y CANELA

本书根据Haydée Jofre Barroso的西班牙文译本

(Editorial Futuro S.R.L. Buenos Aires, 1965) 译出

加布里埃拉

(巴西)若热·亚马多著

徐曾惠 蔡华文 金二青译

闵 明 申宝楼校

责任编辑 卢明生

封面设计 尹 光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黄冈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8.125印张 2插图 390,000字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300

统一书号: 10107·320 定价: 1.50 元

若热·亚马多对中国读者并不陌生，早在五十年代，他早期的三部连续性长篇小说《无边的土地》、《黄金果的土地》和《饥饿的道路》就被译成中文出版，深为我国评论界及读者所推崇和欢迎。他是解放后最早被介绍到我国的少数几位拉丁美洲作家之一。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七年，作者曾先后两次来我国访问，在访问中赞扬新中国在建设中的成就，表示了对我国人民的友好情意。

若热·亚马多不仅在当代巴西文坛上享有盛誉，而且也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和国际声望的作家，一九五〇年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一九五一年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他的作品被译成近四十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量达六百万册之多。从一九三一年作者发表第一部小说《狂欢节之国》起，到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制服，巴西文学院院士服，女人睡衣》止，共创作了二十多部小说，以及诗歌、传记、剧本、游记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多部，是一位多产的作家。由于他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一九五九年获得了巴西文学院院士的称号。

若热·亚马多在他五十年的文学生涯中，先后在两个时期里创作出了题材和内容迥然不同的两类作品。一类是从三十年代起至五十年代中期的作品，其中以《可可》、《汗珠》、《无边的土地》、《黄金果的土地》、《饥饿的道路》为代表，它们都以巴西城乡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为题材，生动地描写了农民和失业雇工们的悲惨遭遇，艺术地再现了本世纪初巴西城乡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压迫，为人民伸张了正义，对剥削制度，特别是大种植园制度进行了有力的谴责和鞭笞。尤其值得提到的是，作者在国外流亡期

间，以巴西第一大工业城市圣保罗的工人阶级在巴西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斗争为题材而写成的长篇小说《自由在地下》，可以说是他这一时期的顶峰之作，他那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向人民揭示的只有通过斗争才能摆脱剥削、争得自由的创作意图，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表达。

另一类是一九五八年以后的作品，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死神与金卡斯·贝罗达瓜之死》、《堂娜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厌倦了妓女生活的特雷莎·巴蒂斯塔》、《乡姑蒂埃塔》和《制服，巴西文学院院长服，女人睡衣》等。与第一个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作品，无论在题材与内容，还是刻画的主要人物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变化。作者昔日在小说中寄予深切同情的受压迫的劳动者被城市里的不务正业的流氓无产者所取代；过去作者着力刻画和塑造的农民、雇工和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已为妓女、流浪汉一类人物所代替。尽管作者对这些社会下层的小人物仍然寄予同情和希望，但从本质上说，作品的主题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过，作者却认为他的作品“基本上是统一的，基本立场，即站在人民一边的立场是一贯的”。不久前，在谈到他的政治立场时，亚马多说：“今天我继续是一个反对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人士。”他还不止一次地表示：“我是写人民的小说家。人民，特别是巴伊亚州的贫苦人民，是我创作的对象。”

译 者

一九八三年元月

“肉桂的颜色，
丁香的芬芳，
我自远方来，
把加布里埃拉看望。”

（可可种植园的歌谣）

DAZUF 101

奥菲尼西娅回旋曲

“啊！你听着，我的兄长，
路易斯·安东尼奥，我的兄长：
奥菲尼西娅在阳台上，
躺在吊床上悠荡。
她手摇羽扇驱散酷热，
海风轻拂好似侍女为她搔痒。
当她已经睡意沉沉，
帝王突然来到了她的身旁：
胡须黑得象墨一样，
哦，可真漂亮！
特奥多罗的诗作，
专为奥菲尼西娅写的韵文，
里约热内卢的服装，
胸衣、项链，
还有那黑绸的头巾，
和你赠给我的长裙，
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处？
路易斯·安东尼奥，我的兄长。

他那乌黑的眼睛犹如炭火，
（啊，帝王的眼睛！）
把我的双眼点燃。

他那胡须好似梦幻中的床单，
（啊，帝王的胡须！）
把我的身子紧紧裹缠。
啊！我愿意和他成亲，
（哎，妹妹，这将使我们脸面丢尽！）
路易斯·安东尼奥，我的兄长，
你把我杀死吧，还有什么好等？
我不爱那伯爵与男爵，
也不爱那风流才子，
我不喜欢特奥多罗的诗章，
也不喜爱钻石做的耳环
和那玫瑰与丁香。
我所喜爱的东西，
是帝王乌黑的胡须！
路易斯·安东尼奥，我的兄长，
显赫的阿维拉家族的后裔。
啊！你听着，我的兄长：
如果我成不了
帝王陛下的王妃，
我将痛苦地死在这张吊床上。

为塞利娅的醋意，
她的悲伤和歌声，
献上加布里埃拉的目光
以及我那使她痛苦的爱情。
给阿尔贝托·卡瓦尔坎蒂，
献上加布里埃拉起舞、欢笑和遐想时的倩影。
给安东尼奥·布良斯老师，
献上她那丁香花的芬芳，
以我极其尊重的心情。
加布里埃拉在她的遗嘱里，
给仪表堂堂的青年莫阿蒂尔·维尔内克·德卡斯特
罗
留下了声声叹息。
而为这三者的聚会，
作者献上他的深情厚谊。

（摘自《加布里埃拉的遗嘱》）

这段爱情故事，正如阿尔明达太太说的那样，非常凑巧，刚好是在春光明媚的那一天开始的。这天，庄园主热苏伊诺·门多萨用左轮手枪打死了他的妻子西尼娅济尼娅·格德斯·门多萨夫人和几个月以前才来到伊列乌斯的牙科医生奥斯蒙多·皮门特尔。这位夫人是本地上流社会的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棕色的皮肤，微胖的体型，经常参加教堂的祭日活动。而那位医生则是个具有诗人气质、风度翩翩的青年。就在那一天上午，当这场悲剧还没有震惊全城之前，菲洛梅娜老太太终于把她曾经扬言要离开阿拉伯人纳西布厨房的威胁变成了行动，乘早晨八点钟的火车到阿瓜普雷塔去了，她有个儿子在那儿混得不错。

正如儒昂·富尔仁西奥这位学识渊博之士和伊列乌斯文化生活的中心——模范文具店的老板后来所评论的那样，这个日子选得不好，因为它是漫长雨季后的第一个晴天；这天风和日丽，阳光洒在身上就象在抚摸着人们的肌肤一样，选这一天让人流血那是不合适的。但是，由于热苏伊诺·门多萨“上校”是一位注重名节的人，做事非常果断，而且不太爱读书和不大懂美学道理，所以他那因为当了王八而被折磨得痛苦不堪的脑子里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这一些。时钟刚敲过下午两点，在大家都以为他待在庄园里的这个时候，他却出其不意地回来了，弹无虚发地朝着美丽的西尼娅济尼娅和勾引她的男人奥斯蒙多各打了两枪，结果了他们的性命。这样，

他便使全城的人忘掉了其他一些应该谈论的事情，如科斯特拉轮船公司的一艘船上在港外搁浅啦；联结伊列乌斯和伊塔布纳的第一条汽车运输线通车啦；进步俱乐部刚刚举行过一场盛大的舞会啦；甚至连激动人心的蒙迪尼奥①·法尔康事件——他提出了什么用挖泥船疏浚港口的设想，也没有人去顾及了。至于纳西布突然失去了厨娘这样一段个人小插曲，连他最知己的一些朋友都还不知道，而且他们也根本不会把它放在心上。大家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这场令人激动的悲剧及庄园主的妻子与牙科医生两人的故事上了。一方面，这是因为故事中所涉及的这三个人物都属于上流社会，另一方面是因为故事的情节十分丰富，而且有些细节既引人入胜，又耐人寻味。尽管城市取得了被人们如此大肆渲染的进步（著名律师埃泽基埃尔·普拉多博士曾在《伊列乌斯日报》上写道：“伊列乌斯在突飞猛进地文明起来”），可是，在这个地方，人们仍然对这样一个情节凶残、关于爱情、争风吃醋和流血的故事特别感兴趣。随着时间的流逝，为争夺土地而交战的最后几枪的回声已逐渐消失了；但是那段冒险的岁月却在伊列乌斯人的血液里留下了一种喜欢流血的癖性，甚至还保留着某些习俗，如说大话、逞好汉，白天黑夜都佩带着左轮手枪，以及吃喝玩乐等等。同时也留下了几条指导他们生活的法律，其中有一条确实是最无可争议的；就在那一天，它又一次被付诸实现了；即受骗的丈夫的耻辱只有用犯罪者的死才能洗刷干净。这条法律是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它没有写进任何一部法典，但是当年第一批来这

①赖蒙多的昵称。

里砍伐森林、种植可可的老爷们立下的这条法律，却一直留在人们的脑海里。因此，一九二五年前后，当被鲜血和尸体沤肥了的土地上各种作物生机勃勃、财富成倍地增加的时候，当取得的进步使城市面貌在日新月异地改观的时候，伊列乌斯却发生了这样的事件。

这种酷爱流血的癖性是如此根深蒂固，就连因菲洛梅娜的离去而收益突然受到影响的阿拉伯人纳西布，也把他的烦恼抛诸脑后而完全投入关于这两条人命案件的评论了。伊列乌斯的面貌在不断发生变化，新的街道在修建，从国外买进了汽车，兴建了摩天大楼，修筑了公路，出版了报纸，设立了俱乐部……尽管如此，人们的风俗习惯的改变却要比这缓慢得多。事情向来都是这样，任何社会也概莫能外。

译 者 的 话

巴西当代最著名的小说家若热·亚马多 (Jorge Amado) 一九一二年八月十日生于巴西巴伊亚州南部伊列乌斯市郊的皮兰吉镇，他年仅十九岁时，便发表了小说《狂欢节之国》，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加布里埃拉》一书写于一九五八年，它一出版就受到评论界的高度赞扬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荣获巴西利亚“费里亚·布里托”最佳小说奖、巴西图书协会“雅布蒂”最佳小说奖等五种文学奖，并先后被译成英、法、德、俄、西班牙、意大利、波兰、捷克及朝鲜等多种文字在很多国家出版。作者在该书中所塑造的主要人物加布里埃拉还被改编成音乐舞蹈节目，在巴西举世闻名的狂欢节里演出。由此可见该书所产生的影响之一斑。

《加布里埃拉》的故事发生在一九二五年的巴西伊列乌斯市。当时正值巴西经济发展时期，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速度都很快。农业方面，巴西一九二五年供应全世界的咖啡产量高达百分之八十；可可的输出量仅次于当时的黄金海岸，居世界第二位。交通运输方面，一九二四年已建立铁路一万九千五百七十英里。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代表资产阶级的改革势力与代表封建庄园主的保守势力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加布里埃拉》便是以艺术形式反映这两派之间斗争的长篇小说。可可出口商蒙迪尼奥是革新派

的代表人物，他力主修公路、办报纸、疏通港口，为伊列乌斯的进步与繁荣做了大量工作，从而赢得了广大市民的普遍支持与赞扬，但是却遭到了以拉米罗为首的庄园主们的非难与反对。拉米罗是封建保守势力的典型，他凭借暴力抢占了大片土地，曾两度出任市长；他极端顽固保守，对任何改革措施都横加指责。但是，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在新兴资产阶级力量的打击下，拉米罗的党羽分崩离析，他本人最后也心力交瘁而死。

与这条线索交叉发展的是加布里埃拉与酒吧间老板纳西布的相识、结合、离异以及破镜重圆的故事。纳西布是个介于两派之间的人物，他不想得罪任何人，只盼望酒吧间的生意兴隆。他雇用了加布里埃拉之后，无意中得到了一个美人，自然大喜过望，但是不久，苦恼也接踵而至。原来加布里埃拉竟然与公证事物所的经纪人托尼科勾搭成奸。最后纳西布惩罚了托尼科和加布里埃拉；恼恨之余，他采取了明智的做法：解除了同加布里埃拉的婚姻关系。

作者不惜笔墨塑造了加布里埃拉这个人物。她出生于社会的底层，与纳西布的结合使她跻身于上流社会，但是酷爱自由生活的混血姑娘却不喜欢贵妇式的生活，她那放荡不羁的性格终于迫使纳西布解除婚姻的束缚，让她自由自在地生活。加布里埃拉的遭遇和变化是社会风气变化的缩影。谈及这个人物时，亚马多说：“我在加布里埃拉身上所追求的是塑造为反对人剥削人而斗争的妇女形象。在巴西，妇女深受双重压迫：阶级压迫和夫权压迫。因此我力图反映不同社会阶层的妇女是怎样为改变生存的条件和社会地位而斗争的。《加布里埃拉》就是人民倍受压迫时期的故事。”

第 一 部

一个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巴西人

一个善良的巴西人（他生于叙利亚）在伊列乌斯经历的艳遇和不幸，时间是一九二五年，其时可可种植业兴旺发达，到处呈现出一派发展的景象。本部叙述的内容有爱情、谋杀、宴会、圣诞画，各种饶有兴味的故事，一伙高傲粗俗之徒的遥远而荣耀的历史，一帮富有的种植园主和著名匪盗的最新经历，一些人的孤独、叹息、欲望、报复和仇恨；此外，还描述了雨水、阳光和明月，毫不容情的法律与政治密谋，激动人心的港口事件，魔术师和舞女，奇迹和其他戏法。

第 一 章

奥菲尼西娅情思郁悒

（她在书中出现的次数不多，
但并不因此而不那么重要）

“在突飞猛进地发展的这一年……”

（摘自一九二五年的一份《伊列
乌斯日报》）

一 太阳、雨水和一个小小的奇迹

一九二五年那一年，正当混血姑娘加布里埃拉 和 阿 拉伯人纳西布两人打得火热的时候，雨季延续的时间超过了正常和需要的期限，雨水多得使种植园主们都象担惊受怕的羊群一样。当他们在大街上相遇时，目光和声音里都带着恐惧的神情相互询问着：

“这还有个完吗？”

他们指的是雨水：因为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不分昼夜、一刻不停地下过这么多的雨。

“再下一个星期，什么都保不住了。”

“整个收成……”

“我的老天爷！”

人们在谈论着收成，本来曾经预计，今年将要获得特大的丰收，产量将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年。由于可可的价格在不断上涨，这就意味着将增加一笔财富，出现更繁荣的景象，带来丰足的食品和大量的金钱。“上校”^①们的子女将能到大城市里那些费用最昂贵的学校去上学；在新建的街道两旁将矗立起崭新的住宅；人们将直接到里约热内卢去订购豪华的家具，运来使他们的客厅显得更加高雅的三角钢琴；货源充足的商品将成倍地增加，生意将更加兴隆；人们将在夜总会里开怀畅饮；轮船将载来更多的烟花女子；酒吧间和旅店将赌博成风。一句话，进步，这就是被人们大谈特谈的文明！

^①大种植园主和大土地所有者的一种尊称，并非指真正具有这一军衔的人。